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第

王雲五主編

父與子

(二)

屠格涅夫著 陳西澍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子 與 父

(二)

譯靈西陳 著夫經格屠

著 名 界 世 譯 漢

父與子

十四

幾天後省長那裏的跳舞會舉行了。瑪德微是這一個會裏的主要的脚色。那個貴族代表見了無論什麼人都大聲的說要不是爲了瑪德微，他是不來的；省長呢，就是在跳舞會中，雖然立停了一動也不動，還是連續不斷的下命令。瑪德微的極端和藹的態度，只有他自己的極端尊嚴可以比得上。他對什麼人都很慇懃，不過對有些人帶一點輕慢的意味罷了；至若在那太太小姐們跟前，他滿是笑容和禮數，完全像一個法國式的紳士；而且時時刻刻發出一陣嘹亮的笑聲，那是與一個要人的身分很相稱的。他拍一拍阿卡提的背，大聲的叫他『老姪！』對於穿了一身舊晚服的巴扎洛夫，他的眼光若有所思的，俯就的，從眼角上往他臉上掃過了一下，嘴裏吐了一句含糊的客氣話，只聽得出『我』同『很』兩個字；他伸出一個手指給西脫尼各夫，對他笑了一笑，可是笑的時候，他的臉

已經望到別處去了；就是對帶一對繡手套，沒有穿擴開的硬襪裙，頭髮上戴一隻梅樂鳥的庫克與夫人，他還說了一聲“enchante！”●到會的人很多，跳舞的也不少；文人大都擠在牆邊，武官卻跳舞得很勤，特別是有一位，在巴黎住過六星期，學會了種種大膽的咒罵聲音，如“Zut”“Al，fichtreil”“Pst，pet，mon bibi”，這些聲音他說得很完善，是純粹的巴黎調。同時他又把“Si j'aunis”當作“si j'avais”用，把“absolument”當『一定』用，換一句話，他說的是大俄羅斯式的法國話，那是法國人常常聽了好笑的，要是他覺得用不着恭維我們，說我們所講的法國話簡直像天上的安琪兒一樣——“Comme des anges！”

我們知道阿卡提不擅長跳舞；巴扎洛夫卻簡直不會跳舞；所以他們兩人站在一個角子裏；西脫尼各夫也加入了他們的團體。他臉上表示一種輕蔑的冷笑，口裏發揮着他的惡毒的批評，傲然四顧，似乎着實愉快。忽然他臉色一變，回身向阿卡提似乎很侷促的說：『涅淀竹夫夫人來了！』

阿卡提抬頭望去，瞧見一個穿一身黑衣的高身材的女子站在跳舞場的門口。她那姿態的端莊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她那對光潔的手臂很美麗的垂在修碩的身畔；幾枝佛香花隨着她光澤的頭

髮直垂到瘦削的肩頭；在一個微微凸出的白額底下，露出一雙清瑩的眼，靜悄悄的——只是靜悄悄的，不是愁脈脈的——明慧玲瓏的望着人，嘴唇上略帶着笑容。她的臉似乎表示一種優美溫柔的力量。

『你認識她嗎？』阿卡提問西脫尼各夫。

『最熟不過了。你要不要我替你介紹？』

『很好……等這一次的跳舞跳完了再去。』

巴扎洛夫也對於渥淀竹夫夫人發生了注意。

『這身材很不平常，』他說。『與其餘的女人全都不一樣。』

跳舞一停，西脫尼各夫就領阿卡提到渥淀竹夫夫人那裏去；可是他似乎與她並不相熟，他說話時僞促得連話都說不上來了，她很驚異的望着他。可是她聽見了阿卡提的姓字，她臉上露出高興的神色來。她問他是不是尼古拉彼得洛維區的兒子。

『是的。』

「我與令尊會見過兩次，也常聽人談起他，」她接着說：「今天與你認識，很是高興。」這時候一個副官跑來，邀她同舞一次，她答應了。

「那麼你也跳舞的了？」阿卡提很恭敬的問。

「是的。幹麼你以為我不跳舞？你覺得我太老了嗎？」

「這是那裏的話……那麼你也可以賞臉同我跳一會墨瑟嘉舞嗎？」

渥淀竹夫人很和藹的笑了一笑：「好吧，」她說着望了他一眼，眼光所表示的不能說是高傲的神氣，卻像一個出了嫁的姊姊對着一個年紀很輕很輕的兄弟的模樣。渥淀竹夫人比阿卡提大不了幾歲——她剛二十九歲——可是在她的面前，他覺得自己是個學童，是個小學生，所以她們的年齡好像相差了好些似的。瑪德微帶着他的偉大的態度和甜密的言語走近來了。阿卡提退在一邊，可是依舊在望着她；在下一場四人組舞時，他眼睛沒有離開過她的身子。她同她的舞伴談話像同那位要人說話時一樣，神氣非常的自然，輕輕的動她的頭和眼，輕輕的笑了兩次。不錯，她的鼻子，像大多數的俄國人一樣，是太大了一些；她的臉皮也不純粹的潔白；可是阿卡提的結論還

是，他從沒有遇見過這樣可愛的一個女子。她的聲音不絕的在他耳朵裏響着；就是她身上的衣服，的褶痕也似乎與其餘的人不同似的，好像更風流些，勻整些；她的舉動也特別的平穩自然。

可是墨慈嘉舞的音樂奏起來了，阿卡提的心裏忽然害怕起來，他坐在他舞伴的身傍，預備同她談話，可是只是用手摸他的頭髮，想不起一句話來說。可是他的害怕和慌張並沒有延長多久；因為渥淀竹夫夫人的靜寧也傳染給他了；不到一刻鐘後，他就很自由的談講他的父親，他的大伯，他在彼得堡和在鄉間的生活給她聽了。她聽着他的話，現出客氣的注意，微微的開着關着她的扇子，只在有人來邀她去跳舞的時候他纔停嘴；西脫尼各夫就來了兩次。她回來又坐在原處拿起她的扇子來，她的胸也並不跳盪得快些；阿卡提又談說起來，覺得坐在她近傍，同她談話，看着她的眼，她的美麗的前額，她那可愛的，優雅的，聰穎的臉，便全身充滿了幸福。她的話不多，可是她的言語流露出來她對於生活的知識；聽了她的有些話，阿卡提便推想到這個年輕女子已經感覺過，思想過許多東西了。

她問他道：「西脫尼各夫君領你到這裏來的以前，同你站在一塊兒的那位是誰？」

阿卡提反轉問道：『你也瞧見他了嗎？他的臉很英俊，對不對？他是我的朋友，巴扎洛夫。』

於是他就談起他的這位朋友來，他談得這樣的詳細，這樣的踴躍，不由得使渥淀竹夫人回過頭去細細的打量了他一會。不一會，墨瑟嘉舞便快完了。阿卡提很捨不得與他的伴侶分手，他同她過了一小時非常愉快的時光，固然，他自始至終都覺得她是在遷就他，好像他應當感激她纔對似的……可是少年人的心是不讓這樣的一種感覺壓下去的。

樂聲止了。『*Merci*！』渥淀竹夫人說，一面立起身來。『你答應了去看我的。請你把你的朋友也帶去。我很想見一見這位有膽量敢於什麼都不相信的人。』

省長走到渥淀竹夫人跟前說，晚餐已預備好了，說着，帶着煩憂的神氣，伸出他的手臂來扶她。她走的時候，回過身來給阿卡提最後的一笑和一點頭。他深深的鞠了一躬，眼望着她的後形。從他看來，她那穿着閃出銀灰色光線來的黑綢子衣的體態是多麼窈窕啊！他想着：『這時候她早已忘了我的存在了吧。』同時一陣美妙的虛心侵進了他的心中。

他回到巴扎洛夫站的那角子裏，巴扎洛夫便問他道：『怎樣？有意思嗎？一個人剛纔告訴我說，

這位太太是——唔，唔，唔，可是我覺得這個人是個傻瓜。你以為她是怎樣真的，唔，唔，唔麼？」

「我不懂得這話是什麼意思，」阿卡提回答。

「唔！多天真爛漫啊！」

「那麼，我不懂你的那位先生。渥淀竹夫夫人是很可愛，那是不成問題的，可是她的態度那樣的冷，那麼的嚴肅……」

「靜止的水……你知道！」巴扎洛夫打斷他的話說。「你說她很冷。味兒也許正在這裏面。我想你也喜歡冰淇淋的吧？」

「也許的，」阿卡提含糊的說。「我可不敢下判語。她要認識你，叫我帶你去看她。」

「我想得到你是怎樣的把我形容出來的！可是你辦得很好。領我去就是了。不管她是什麼，只是一省的大人物也好，「解放」得像那個庫克與女人一樣也好，至少她的一對肩膀是我多少時來沒有見過的。」

阿卡提聽了巴扎洛夫的冷言冷語很是不樂，他就埋怨起他來，可是，像世間的常事，他埋怨的

卻不是他不滿意於他的地方……

『爲什麼你不願意承認女子有思想的自由呢？』他低低的問。

『因爲，老弟，據我的觀察看來，女子裏面只有些怪物纔有自由的思想。』

到這裏他們的談話便完了。吃過晚餐，這兩個少年便都走了。他們走的時候，庫克與夫人發出一種神經質的，惡毒的，可是怯生生的笑聲：她的虛榮心受了一條深深的創傷，因爲這一晚他們倆誰也沒有去理會她。她在跳舞場上待的時候比誰也久些，早晨四點鐘左右，她還同西脫尼各夫跳了一套巴黎式的波爾嘉墨瑟嘉舞。在這一個有益身心的洋洋大觀之下，省長的跳舞會便告結束了。

●法文的客套語『心醉極了，』即『幸會』之意。

●法文：『謝謝。』

●英諺云：『靜止的水深深的流，』說人不可以貌相也。俄諺：『靜止的水中藏着魔鬼，』也是此意。

十五

「讓我們來考察一下，我們這位新交是那類的哺乳動物，」巴扎洛夫第二天同阿卡提到了渥淀竹夫人所住的旅館走上樓梯時說。「我嗅着空氣裏有些毛病。」

「這真是想不到的！」阿卡提嚷道。「怎麼？你，巴扎洛夫也守着狹隘的道德觀念……」

「你怎麼這樣糊塗！」巴扎洛夫隨便的說。「你難道不知道，在我輩口中，「有些毛病」就是「沒有毛病」的別名。這是說，這裏有好處可圖。你不是今天自己告訴我，她的結婚是很怪的嗎？雖然，自我看來，嫁一個有錢的老頭兒並沒有什麼可怪，而且是極有見識的舉動。我不信這城裏人的閒言閒語；可是我願意相信它是，用我們這位文雅的省長的話來說，「事出有因」的。」

阿卡提並不答話，便敲起門來。一個年輕的，穿制服的僕人領他們進一間寬大的屋子，裏面的陳設，像所有俄國旅館裏的房屋一樣，是非常的壞，可是這裏卻放滿了鮮花。不一會渥淀竹夫人便進來了，穿着一件樸素的晨衣。在春光裏，她似乎看着更年輕了。阿卡提給巴扎洛夫介紹過了，覺

得暗暗的奇怪，怎樣巴扎洛夫居然好像有些偏促，渥淀竹夫人卻同昨晚一樣的非常的安靜。巴扎洛夫也覺到自己的偏促，因此同自己生起氣來了。「什麼話！居然怕起女人來了！」他心中想：一面差不多像西脫尼各夫那樣的躺在一張安樂椅裏，裝出十二分安嫺的大談起來，渥淀竹夫人的那對清瑩的眼牢牢的釘在他身上。

安娜蘇其芙渥淀竹夫的父親是蘇其伊尼古拉維區陸克推夫，一個有名的美男子，賭鬼，投機事業家。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出了十五年的風頭，結果把產業賭完了，不得不搬到鄉下去住，不久便死了，留下一份極小的產業給他的兩個女兒，二十歲的安娜，和十二歲的凱的亞。她們的母親是衰落了的且公爵家的女兒，在她丈夫全盛的時期便死去了。所以安娜在她父親死後，她的地位是很艱難的。她在彼得堡所受的出色的教育並沒有預備她去管理瑣屑的家庭雜務——去過無聊的鄉村歲月。在那地方，她簡直一個人也不認識，簡直沒有一個可以請教的人。她父親生時故意避免與地方上人有什麼交際；他瞧不起他們，他們也瞧不起他，各有各的理由。可是她並不慌張，即刻寫信給她的母親的姊妹阿芙獨的亞司的拜拿芙娜且公爵夫人，一個驕倨惡毒的老女人，她到

的一天，便把幾間最舒服的房屋佔領了，從朝到晚不是罵人便是訴苦，就是到園子裏去走一趟也得有她的那個唯一的農奴跟着，那是一個穿着一身破爛的藍色沿邊的黃灰色制服，戴一頂三角帽的臉色陰鬱的從僕。安娜耐心的忍受着她姨母的種種怪脾氣，自己監督着她妹妹的教育，好像已經死了心預備在鄉間住一輩子了……可是命運卻不讓她這樣。有一個渾淀竹夫是四十六歲的大富翁，性質很古怪的憂鬱病者，雖然肥重粗獷，卻並不蠢笨，性情也不壞，偶然瞧見了她，便愛上了她，向她求婚。她答應了嫁他，同他過活了六年，他死時把所有的產業都遺下來給了她。他去世後，安娜在鄉間住了一年，同她的妹妹到外國遊歷去了，可是只到了德國，她便覺得厭倦旅行了，回到她心愛的尼各爾司郭莊，那是離X城有四十俄里的模樣。她在那裏有一所極莊麗的房子，陳設得極精緻，一座美麗的園子，裏面還有玻璃的暖房。她那個去世的丈夫在享用方面是不省錢的。安娜不大進城，差不多總是有事纔去，就去了也不住好久。省裏的縉紳們不喜歡她，她同渾淀竹夫結婚惹起了許多攻擊；他們又造了種種不堪流言，說她幫着她父親在打牌賭錢時玩花樣，說她到外國去不是沒有原因的，因為她不得不到那裏去掩飾掉一種不幸的結果哪。……『你懂得了吧？』

那位生氣的流言散佈者最後說。又有些人說：「她是水裏火裏都經歷過了的呢！」在這句話後面，省城裏著名說俏皮話的人常常加一句道：「其餘的兩行也經歷過了罷？」●這些話都傳到她耳朵裏去；她卻只當它是耳旁風；因為她的性格是獨立的，堅定的。

渥淀竹夫人靠在安樂椅裏，交着手聽巴扎洛夫的談論。他也一反平常的習慣，說話說得很多，而且很明顯的想引起聽話的人的興趣來，這也是使阿卡提覺得詫異的。他可說不準巴扎洛夫達到目的沒有。在安娜的臉上，很難看出來她心中是什麼印像；始終是那付文雅的彬彬有禮的表情；她那雙美麗的眼睛映出注意的光線來，可是只是平靜無波的注意。巴扎洛夫的粗野的舉止，好像一種怪味兒，或是怪聲音似的，最初給她一種不好的印像；可是她立刻就明白他是在她面前有些侷促不安，反而覺得有些得意了。她厭惡的只有庸俗，庸俗二字卻誰也不能加在巴扎洛夫的身上的。這一天阿卡提正是觸目都是可驚可異的事物。他以為巴扎洛夫對渥淀竹夫人那樣的一個聰明女子，一定要談他的思想，他的意見了；她不是自己表示一種願望，要聽一聽那位「有膽量敢於什麼都不相信」的人的言論嗎？可是巴扎洛夫卻偏不談他的思想，只是談論醫學，類似病

治療法，和植物學。他們發見渥淀竹夫夫人的寂寞生活並沒有虛度了；她很讀過幾本大著作，說的話也是極好的俄國話。她把話題轉到音樂上去，可是看見巴扎洛夫不承認有藝術，她又輕輕的說回到植物學來，雖然阿卡提已經開始討論民族歌調的意義了。渥淀竹夫只當阿卡提是一個小弟；她顯明的很賞識他的好脾氣和少年真率的性格——這就完了。這一席話談了三點多鐘，很興奮的，無拘束的談了不少的問題。

這兩個朋友末了起身告辭。安娜很親熱的望着他們，伸出她的美麗白淨的手來同他們握手，思量了一會兒之後，她帶了遲疑的微笑道：『要是你們不怕厭倦，先生們，請到我的尼各爾司郭莊來玩幾天。』

『喂，安娜，蘇其芙娜，』阿卡提叫道：『我看這是無上的幸福……』

『你呢，巴扎洛夫先生？』

巴扎洛夫只鞠了一躬，可是阿卡提又覺到了末一件使他驚異的事，那是他覺察到他的朋友臉紅起來了。

「怎樣？」他們到了街上他開口說：「你是不是還是從前的意見，說她是……唔，唔，唔呢？」
「誰知道！你瞧見她是多麼冷冰冰的！」巴扎洛夫回嘴說。停了一會，他又接着說道：「她是一位公爵夫人，一位皇后。她只少衣服後面的長裾和頭上的皇冕了。」

「我們的公爵夫人不見得能說她那樣的俄文吧。」阿卡提說。

「她是嘗過人生的苦藥滋味的，老弟，她是吃過我們的麵包的。」

「無論如何，她是多麼可愛！」

「不如說，多麼豐富的身體吧？」巴扎洛夫說，「正好陳列在解剖室裏的試驗桌上。」

「不要說了，不要說了！這真是太不像話了。」

「你也用不着生氣啊，你這小寶貝。我只是說她是第一流的罷了。我們必須到她家去。」

「什麼時候去？」

「唔，說是後天吧。我們在這裏有什麼事做！同庫克與夫人去喝香檳嗎？聽你那位令親，自由黨的要人的談話嗎？……不如後天就走吧。並且，我父親的小房子離那裏也不遠。尼各爾司郭莊是在

去……的大路上，不是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Optimel ⑤ 那麼不用遲疑了！只有傻子和聰明人纔遲疑。她的身體，我又得說，是很豐富的！」

三天以後，這兩位朋友便坐了車向尼各爾司郭去。天氣很好，也不太熱，肥滑的馬跑得很快，輕輕的搖動着它們編了辮子的尾巴。阿卡提望着路上，自己也不知爲什麼，笑將起來了。

「給我道喜吧，」巴扎洛夫忽然說道：「今天是六月二十二，是我的護身天神的日子。看他怎樣的看護我吧。家裏今天在等我回去呢。」他低下聲來說……「讓他們等吧……有什麼要緊！」

⑤意思是說她有外遇，避到國外去生產。

⑥歐洲古代以水火風土爲四行。

⑦俄國貴族，在那時平常都說法國話，所以反不能說流利的本國語。

⑧拉丁文「妙極」